

自序

从九头鸟古里古怪但却含义丰富的真名“未未”就可以看出九头鸟生于一个极具幽默感的家庭之中，而且也许正因为如此，九头鸟从小就有很强的幽默感。记得九头鸟还不到四岁的时候，父亲上班不能常回来，九头鸟基本上只能随母亲过。可是母亲常常得出诊，回家很晚，而一回到家又要忙这忙那，直到更晚的时候才顾得上九头鸟。九头鸟积郁了很久之后，终于有一天晚上鼓起勇气问妈妈：“你为什么一回到家就先喂鸡、喂狗、喂猫……最后才喂我？你为什么先喂你的儿子呢？……”妈妈从来就没有想到九头鸟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愣了一下，就故意幽幽地笑道：“鸡呀狗啊什么的喂大了能卖钱，可是养个儿子却只能吃饭，又不能卖钱，干吗要先喂？”小九头鸟很愤慨地嚷道：“啊！不能卖钱？一个好的孩子，一万块钱都买不到呢！”

然而在长达十八年的从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三年级的时间里，九头鸟的这种幽默感却始终没有得到众人甚至是自己的承认和支持，当然也就更别提去发挥了。最大的原因自然只有一个：巨大的学业压力之下怎么还能把心思去放纵在幽默和欢笑这种小孩子的事情上？还要不要对自己负责？不努力学习将来怎么有能力去尽反哺之义？

这上面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九头鸟小时候的一次“大彻





大悟”。小时候的九头鸟非常顽皮，也经常跟姐姐吵架，可是每次吵架后无论是九头鸟错还是姐姐错，九头鸟是一定要被爸爸打屁股的，而姐姐最多也就是被说两句就算了——当然，实话实说，姐姐很疼九头鸟，要把姐姐气得跟九头鸟吵上一架还真不是那么容易。一天，九头鸟终于忍不住了，趁爸爸心情好的时候问道：“为什么我每星期屁股都要挨一次打，可是姐姐却从来都没挨过打？”爸爸随口应道：“那是因为姐姐比你听话，又乖又没做错事，当然不打了。”九头鸟又道：“可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明明是她错了，为什么还是我要挨打，她却只是挨训呢？”爸爸有点惊奇，转过头来道：“你是男孩子嘛，当然应该让着她，怎么能去跟姐姐吵呢？”九头鸟更加委屈：“可是她比我大，她是姐姐，应该是她让我嘛！”爸爸吃惊地看着九头鸟，沉吟良久之后微微一笑：“如果你知道让着她，那你就是哥哥。”

从那以后九头鸟为了在心理上做“哥哥”，果然比较少再跟姐姐吵架了，而心里也因此更加坚定地认为快乐是与责任、压力相对立和不可兼顾的——要尽到做“哥哥”的责任，自然是要把快乐让给姐姐了。

可是当九头鸟在2000年留学美国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在这里幽默和欢笑不但不是与责任和工作相对立的，相反还正是人们缓解生活中一切压力的法宝：压力越大，人们越是努力地培养和依赖于自己的幽默感，哪怕是去寻“穷开心”，也要努力地让自己在不多的空闲时间里欢乐起来。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过的都是老爷般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老美的学生更是生活在天堂里；可是以九头鸟一年多



来的观察，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大学中的美国学生其实多半过得很苦很累。美国人上大学一般是不愿意找家里要钱的，而大学的学费往往又很贵，常常高达每年一两万美元。解决的办法大致有几种，一种是找学费便宜的公立大学，一种是申请学生贷款，还有就是靠大学里的各项奖学金来补助一下。但是毕竟能得到奖学金的人不多，而且这些奖学金多数都只是一年几千甚至几百美元，因此利用下课时间打工补贴一下就成了惟一的选择。可是学生打零工一般都只能拿到最低工资，通常都是每小时不到十美元（一般还不到六七美元），而且大多都是那些很累的体力活，如餐馆的侍者、厨师、送货员等等强度比较大而且根本无法偷懒的工种。一个学生一般选三门课，按照通常的经验，在学业上每个星期至少要花二三十个小时以上（对于许多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来说，往往光这三四门课就已经要占去一个星期的几乎所有时间了）；如果在剩余时间打工的话，每天四小时工一般就能把人累个半死，而这样一来，一个月往往也就只能得到约几百美元，勉强只够自己的房租和食品费用。因此美国的大学生们其实过得一点都不比在中国的同龄人轻松。

可是为什么人们脑海中却总是装满了美国学生们“狂欢”的景象呢？不错，他们是经常狂欢，可是请注意，他们一般只是在周末“狂欢”。美国人普遍认为让自己开心是对抗压力的最佳手段，因此美国人经常组织各种周末“狂欢”活动，在尽情的叫喊发泄之中消除一个星期来的心理劳累。美国人还经常去看各种喜剧片，而且他们努力地去发现笑点；哪怕以国人的观念来看里面的笑点其实根本就不怎么可笑，他们也决不肯放过其中的任何一





个；每当一个笑点出现的时候剧场内也总是响起一阵阵的掌声，而且他们也总是以自己能够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小笑点为荣。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玩的时候就尽情地玩；生活中即使没有什么可令自己高兴的事也要努力使自己高兴起来，并且以这种本事为荣。

九头鸟在这一点上自然是适应，而且九头鸟周围的同学百分之八十以上也在努力地适应着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自然也就让九头鸟的周围时常充满了欢乐。然而欢乐毕竟只是自己周围这一群同学一时的欢乐，如果不落纸笔任由它随风而逝，我们引以为傲的万万千千的生活中的苦中求乐就将渐次湮灭而不为人知。有鉴于此，九头鸟在每个学期后的短暂假期里用别人出游玩乐的时间写下了对该学期的回忆；当然了，事件多有夸张、歪曲，甚至无中生有，人名也基本上都隐去。尽管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和气氛都很轻松，但是写的过程却实在是很艰苦，常常得连续挑灯夜战七八个小时直到深夜。而且通常每次写完之后，九头鸟都会将其中某些片段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对应的原型人物，以使众人同乐，有些则单独发表在 OSU 的中文学生会刊上。

也一直有同学劝九头鸟将作品出版，可是九头鸟总是觉得写这些只是兴之所致，主要是想为校园生活留个纪念而已，加之篇幅有限，因此总是表示不大愿意。但是到2002年4月份的时候，九头鸟初步估算了一下，这一年半以来所写的东西总篇幅已经突破30万字，无论如何已经够了一本甚至两本书的篇幅了，心中不禁有些蠢蠢欲动起来。

然而如果没有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所造成的潜在压力，也许





还是永远也不会有《“青蛙”·“恐龙”留学记》这本书的问世：因为如果仅仅只有上面所说的这个念头的話，以九头鸟书呆子式的内敛和自傲而论，这种念头终归还将停留在念头级别而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仍然只被九头鸟自己和周围小范围的人拿来自娱自乐。九头鸟来美半年之后，美国经济形势的不景气渐渐影响到了校园，系里就曾因财政问题而决定裁减TA职位，同时也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某某项目因资金短缺而被取消，这无疑给包括九头鸟在内的广大靠做项目才能拿到资助的学生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生存的压力总是能让人更清醒地审视自己：既然写作是自己天生的优势，那么为什么不去发扬一下，为自己的将来多准备一条路呢？人一生中能有一项真正的长处就已经不容易了，因为毕竟更多的人一生之中根本就一项真正的长处也没有；而既然已经有了这个长处，为什么不去试着用一用呢？无论如何，但曾尽力，终当无悔。思前想后，九头鸟终于决定尝试一下出版——毕竟无论它是否能够出版，也无论出版后是否有人看，至少都能够获得一次宝贵的经验。

以上就是本书的身世。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九头鸟来美国大约500天的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其中的内容多加以了夸张，人名也基本上都做了异化，因此千万不可以依据本书的这一部分内容来对号入座。

最后，九头鸟以自己来美国第二天深夜所作的一首酬谢一对专门帮助初来乍到的外国留学生的美国老人和一位名叫王行仁的美籍华人，期与诸君共勉：





异域行

孺子异域寻真经，重洋万里作雁行。
举目苍茫难觅友，试问何处可栖身？
忽闻未末一声唤，百感交集喜莫名。
千般琐碎不辞苦，患难之际见真情。
铺床叠被排盛宴，伉俪共洗我身尘。
求屋索店寻良室，搜肠刮腹宽我心。
怜我忧思频致慰，忧我寂寞邀嘉宾。
此心可由天地表，谁言世无孟尝君？
终有一别在今晨，依依此情难自禁。
男儿有志泽沧海，纵无烈酒亦慨行。
身虽离此谋它就，心念何以复汪伦。
滴水涌泉应有日，一生一世当行仁。

九头鸟

2002.6.2 于亥俄州





目 录

第一部分 九头鸟和他的朋友们	1
1. 到美国之前	1
2. 飞机上	1
3. 转机 and 接机的烦恼	2
4. HOST FAMILY (寄宿家庭)	3
5. 初次选课的波折	6
6. 清华园与美眉的故事：忆苦思甜	7
7. 欢迎会上	15
8. 感受第一个 Quarter (十一周制学期)	16
9. 铁血男儿 VS “美”女：剌肉记	17
10. 第二个 Quarter (学期)	21
11. 钓鱼计划的破产	24
12. 激情宴会	25
13. 九头鸟的同学们	32
13·1 阴错阳差	33
13·2 遭遇不顺的同学	33
13·3 水仙花学姐	34
13·4 师姐、师兄与师妹	34
13·5 大厨	36
13·6 老师们	37
13·7 “妻管严”	37
13·8 二厨	38
13·9 名字的哲理	38





13·10 台湾来的 Eddie 39

13·11 台湾来的 Jenny 40

第二部分 OSU 之春 45

1. 英语作文课108.02 45

2. 九头鸟的书法与EE754(非线性控制) 48

3. EE854(最优控制)的悲欢离合 50

4. EE721(VLSI设计)的教授特色讲课 52

5. 难忘 EE701(Communication Networks) 53

5·1 九头鸟何以选此课 54

5·2 美女与气温 54

5·3 Project (课程设计) 56

5·4 教授的伤心与委屈 57

5·5 考试秘笈：“最优考试准则” 60

5·6 考场实况 64

6. 陪美眉买东西与等待 66

6·1 UV 阴谋 66

6·2 绑架 67

6·3 女士购物：何以能称高手风范 68

6·4 苦苦的等待 69

6·5 结束？开始？ 69

6·6 等待的重新开始 70

6·7 苦尽甘来甘亦苦 71

7. 钓鱼列传 72

7·1 往事不堪回首 72

7·2 人气何来：自力更生 74

7·3 鱼饵 85

7·4 好事多磨：天气热与美眉穿得少 86

7·5 蚌、鱼、龙虾与鳖 87

7·6 不是结局的结局 89



第三部分 OSU 之夏 91

1. CIS675.02(计算机体系结构) 91
 - 1·1 CIS675.02 与“二十四小时学习法” 91
 - 1·2 痛失风水宝座 93
 - 1·3 期末考试 95
2. Buffet 风云：男生惨败于女生之手 96
 - 2·1 缘起送别 98
 - 2·2 辩起萧墙 99
 - 2·3 为什么没有千里马 102
 - 2·4 “嘴巴大的吃得快” 104
3. 绝对秘笈：如何到女生家中蹭饭 106
 - 3·1 知己知彼 107
 - 3·2 如何讨好 108
 - 3·3 登堂入室 111
 - 3·4 大饮大嚼：亲身体验 115
4. 英雄气短 118
5. 游戏生涯 123
 - 5·1 拱猪神功 124
 - 5·2 网络拱猪与诗词歌赋 127
 - 5·3 清华园中的网恋 129
 - 5·4 “爱情忏悔信” 133

第四部分 OSU 之秋 140

1. 没有选课的Quarter 140
2. 台湾综艺访问团演出观感 145
 - 2·1 缘起 145
 - 2·2 美女！ 145
 - 2·3 反差 146
 - 2·4 演出的正式开始 147
3. 新生们的故事 149
 - 3·1 师弟师妹们 149



3·2 师弟师妹们与《概率分析》课 (804) ...	154
3·3 大学课程与武侠小说中的门派之间的对应关系	158
3·4 假期中的师弟师妹们	166
4. 阿牛答辩：意想不到	168
第五部分 OSU 之冬	171
1. 课程与 Research	171
1·1 选课	171
1·2 英语口语课	174
1·3 EE723 (微波电路)	177
1·4 EE803 编码理论与东西方课本编写方式的区别	179
2. “第三者”插足与二厨的回归	183
2·1 “第三者”	183
2·2 牢骚：公理与婆理	185
3. 师侄、“四大饿人”与“FOOD4”	191
4. 拔牙的思考	196
后 记	198





第一部分 九头鸟和他的朋友们

1. 到美国之前

飒飒新秋霜未逞，
慈母亲送游子行。
抚背万千愁未已，
执手无语泪空横。
此去经年长相忆，
香山红叶可寄情。

上面这一首诗描写的是九头鸟即将在北京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母亲相送的情景。九头鸟虽名为鸟，但往年也只是一年两次随学期南北迁徙于故乡与北京之间，似这等东西迁徙一万多公里尚属首次，是以向以男儿有泪不轻弹来自勉的九头鸟也抑制不住戚戚别情而发酸掉文。但无论如何送儿千里终有一别，九头鸟只好狠起心躲避着母亲的目光，以“飞机就要起飞了”为由早早地逃到了飞机上。

2. 飞机上

然而九头鸟几乎一到飞机上就睡着了，而且梦中梦见的依然是自己在睡觉。等九头鸟一觉醒来似乎机上众人多半睡了。此时已是黄昏，从机上向外望去，但见金光闪耀，栖霞满天，





颇有超凡脱俗之意；转头向内却是鼻息一片，甚是煞人风景。九头鸟不禁懊恼地想起了自己登机行李称重时为众人所笑的尴尬场面：在称重时九头鸟的两个大行李箱竟然只有上限重量的四分之三，而小箱子更是被检重人员不屑地拎了过去，说：“这么轻还用称？”最终被大家笑为“笨鸟轻飞”。可怜前一晚九头鸟还将箱子送到研究生宿舍楼下西瓜店去称重时被老板一句“超出两公斤了”吓得半死，回宿舍后绞尽脑汁地安排各个箱子的重量分配，最终九头鸟最钟爱的两本书还是遗憾地被拿了出来。FAINT！想起三年来九头鸟与好几个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牌得主的同学们在这黑心瓜店里吃了足有几吨西瓜，居然没发现此秤有如此大的“误差”！

2

3. 转机和接机的烦恼

到底特律转机时首先经历了一阵领取行李的混乱，感觉实在是一团糟，毫无秩序可言。还好九头鸟的几个箱子早早地出来了，可是在两个学妹（后证实其实为学姐）在等不到行李时的惶然欲泣的恳求神情注视下，九头鸟还是冒着赶不上飞机的危险去与搬行李的“黑人叔叔”讨论“女士优先”的道理，最终结结巴巴的英语加上学妹们真诚的眼泪居然也换来了一个可以优先认领行李的特权。随后的时间之紧使得找到箱子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字居然都是毫无欢欣的“快”字（唉，一个半小时的转机时间实在是太不人道了，稍有波折可就麻烦了），直至登上飞往哥伦布市的小飞机后才松了一口气。而这两个城市实在是近，小飞机才结束爬升就开始降落，于是大家在一片头昏脑涨中踏上了哥伦布的



土地。

这时九头鸟忽然一阵担心，因为在国内时曾遭遇 Yahoo 电子邮件服务器故障，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学没能联系上在机场接机(同学们常戏称之为“劫机”)的同学或 Host family；虽然后来在机上有熟悉情况的同学说应当只是个通信问题，实际应当都有人接，可毕竟恐惧来源于无知，没有确认自然心怀惴惴。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人接走，连九头鸟曾帮助过的一个学妹也被一位来接另一人的学长(注：男)临时自告奋勇地接走，临行时还回头向伸长脖子苦苦等待的九头鸟甜甜地一笑，九头鸟简直恨不得一头撞在墙上：今生怎么会没生为女生？

还好，在还剩几个人是时候忽然听到一声似曾相识的“Mowei”，忽然警醒是在叫自己，登时大喜过望，定睛一看，只见一个美国人正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高声呼唤着这个名字，旁边还站着另外一个同学——估计他是来同时接两个人，故先喊一个再喊另一个。这时九头鸟一颗悬着的心方才放了下来，人似乎也立刻变得精神了许多。

3

4. HOST FAMILY (寄宿家庭)

半个小时后九头鸟来到了这位好心的主人家。经过一段时间的闲聊，得知男主人叫 Gary，女主人叫 Geil，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在别处发展；老夫妇俩也工作清闲，同时又信奉基督教，就每个 Quarter (三个月的学期) 都主动去当帮助外国学生适应初期的美国生活的 Host Family。这样做很费精力和心神，如果不是心地善良同时又工





作清闲生活富裕的话是很难有心思这样帮助外国学生的。

于是九头鸟就在这位好心的主人家里先住了下来。Gary 和 Geil 的生活都很有规律，而且上班时间也很灵活。每天早晨都由 Geil 开车送我们到学校后再去上班，而后下午下班后又开车到学校的约定地点来接我们。学校的注册事宜很容易就办完了，最令九头鸟头痛的自然就是房子问题了。尽管显然 Gary 和 Geil 不会在乎两位中国学生在他们家里住多久，然而九头鸟和他的这位同学都是十分骄傲的人，Gary 和 Geil 对自己越好，自己就越不好意思去麻烦这两位好心而又年迈的老人家。

然而令九头鸟烦恼的是九头鸟似乎赶上了找房子的最坏时期。说起来实在有些奇怪：九头鸟在国内的时候问起预订房子的事时那些已经在 OSU 的同学总是说极为容易，最好到了以后自己亲眼看看再定。可是今年情况似乎大不相同：无数人还没到时就订好房子，以至于以前并不怎么紧张的 University Village 住宅区竟然全部租完，连学校周围的十四街、十五街也频频告急。另外一个难题是找室友（当时还不知道 Jones tower 等单人居住的公寓类房）。大家都是在平时学校里碰见时约一下，然而由于大家都是暂时住在 Host family 家中，又不知道对方平时在学校的哪个部位，平时联系不方便，常常有人已经找到房子了，可在房主的催促下准备签约时却又联系不上约好的室友而干着急。

九头鸟也陷入了困境，只好整天在网上 search，留意广告，自己也去发 e-mail 到网上找人，一天半下来简直愁得连头发都要白了。第二天的晚上忽然一个电话打来：Caller：Hello!



I have found an apartment. How about living together? □九头鸟: You are a girl? Do you know I'm a boy?

Caller: Yes, I know, and I think it is OK. My name is Meilissa.....

九头鸟颇为惊异,似乎自己这样一个被朋友们笑为“文物”的古董还真没想到一来美国怎么就会与“同居”搭上边,而且对方的名字还与国内正炒得沸沸扬扬的“梅丽莎”电脑病毒同名。然而时机紧迫,急得狠了,于是便先答应她,第二天再说。晚上又打了一堆电话终于找着一个还未租出去的公寓;然而现房主也是一位MM,即使搬过去也至少要先“同居”半个月,且从该MM的语气来看对九头鸟颇有疑虑。还好次日一位早一年先到的同学的丈夫帮自己找到了一个房子和一个男室友,方才摆脱眼看要与MM同居的尴尬境地(当然也有些怅然若失,此乃人之常情,唉……)。

搬离 Gary 的那一天九头鸟屈指算了一下,其实只住了三个晚上(后来从一个韩国同学那里得知有些人竟在Host Family家里住一两个月,且这样的为数不少),不禁对自己前几天找房子时的急迫哑然失笑。然而 Gary 和 Geil 的无私帮助毕竟还是让九头鸟感动不已,而最令九头鸟感动是两位老人家意识到我们初说英语可能有些想法或要求说不清楚后,竟然特地从公司里请了一位华裔同事(王行仁先生)来与我们谈谈天。临别前夜九头鸟有感于 Gary 夫妇和王先生的真诚帮助而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们,并托王先生代为译为英文:





异域行

孺子异域寻真经，重洋万里作雁行。
举目苍茫难觅友，试问何处可栖身？
忽闻未末一声唤，百感交集喜莫名。
千般琐碎不辞苦，患难之际见真情。
铺床叠被排盛宴，伉俪共洗我身尘。
求屋索店寻良室，搜肠刮腹宽我心。
怜我忧思频致慰，忧我寂寞邀嘉宾。
此心可由天地表，谁言世无孟尝君？
终有一别在今晨，依依此情难自禁。
男儿有志泽沧海，纵无烈酒亦慨行。
身虽离此谋它就，心念何以复汪伦。
滴水涌泉应有日，一生一世当行仁。

6

5. 初次选课的波折

一件令九头鸟措手不及的事是九头鸟的导师在九头鸟来前几天出了车祸，导致九头鸟不能得到签名而无法选课。与系里的那个极大地打击着九头鸟对自己体重的信心的胖秘书（九头鸟觉得他到日本去相扑绝对将位列段级选手）交涉了几次，可也只被告知要先去另找一个同组的教授代签一下。可是九头鸟对本系的情况一无所知，即使查着教授们的研究组也不知道他们的 office hour，而且好多教授还在度假；看着其他同学的课程一个个搞定，九头鸟不由得暗暗着急，每天体验系楼的电梯只怕远远超过 20 次。

这天，九头鸟正因再次与胖秘书就选课问题用结结巴巴的



鸟语讨论未果而心情沮丧地瘫软在电梯里，忽然看见一朵水仙花飘然而入，把处于朦胧中的九头鸟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劳累过度白日见鬼，定睛一看才看见原来是一位穿着淡绿色秀雅衣裙的学姐。由于九头鸟连日来心力交瘁，本来就500度的眼神此时更是散光，不免使劲向学姐看了过去；而当时电梯里只有学姐与九头鸟，学姐也以一种三分警惕七分好笑的目光注视着九头鸟，倒把九头鸟自己看得不好意思，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便憋出一句结结巴巴的“Can you speak Chinese?”立刻九头鸟便听见了“Yes”，此时简直比连听了十天霓裳羽衣曲还要开心：要知九头鸟虽自称为鸟，但却最怕和老美们说“鸟语”；除了和同来的同学们能说几句中文外，这位学姐还是九头鸟在OSU碰见的第一位能说中文的先来的同学呢！于是九头鸟打点起精神小心翼翼地请学姐指点迷津，声音之软、态度之诚远破九头鸟出生以来所有记录。而学姐也藏起那三分警惕眼神而带着九头鸟到处寻觅那些行踪不定的教授们，历时40余分钟，终于解决了九头鸟的心腹大患。一时间九头鸟简直觉得这位学姐可爱得无以复加(后来每当九头鸟想借上几届的笔记时总是想去赖这位学姐)，而OSU的天空也似乎格外亮丽。

6. 清华园与美眉的故事：忆苦思甜

几天的折腾安定下来后九头鸟才发现原来OSU的华裔学生实在是在是多，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其他地方能讲中文的华裔学生只怕远在一两千以上，尤其是在九头鸟就读的系，连美国学生都开玩笑说他们有一种到中国留学的感觉。这天九头鸟与

